

红石榴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安定一著



定一同志：

坚持深入生活，刻苦创作，努力塑造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人。

宋汉良

一九九一年

十二月一日

目 录

电影文学剧本

这些老外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北京电影制片厂电视部等 1991 年摄制

电视剧文学剧本

太 阳 草	(77)
-------------	------

——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 1991 年摄制

痴 情	(195)
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新疆电视台、克拉玛依市电视台 1985 年摄制

红 石 榴	(299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秋天的回忆	(359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电视文艺专题片

崛 起	(421)
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克拉玛依市电视台 1989 年摄制

尖兵之歌	(43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克拉玛依市电视台、地调处 1989 年摄制

又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(代后记)	(43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冲霄凌汉的天山雪峰，以叱咤风云的磅礴气势，在云浪雾海中巍然耸立；长满翠柏青松的深壑峡谷，雪水奔腾喧嚣，以丰足甘甜的乳汁，哺育着山下砾石和黄沙聚结成的“焦渴的蛮荒”。

瞧，六月的红柳，小花开得多么鲜丽！一簇簇，一团团，像一个个粉红的花环，铺满中国西部这片永恒而温馨的国土。

山脚下，一条绿色的长龙在蜿蜒蠕动。

“天山！天山！”画外响起两声急促的呼唤。

集市旁。一个皮肤黝黑、肌肉隆起、目光冷峻和带有西部人野性的小伙子，站在一辆叫作“皮卡姆”的小型越野车驾驶室外，手拿对讲机，蹙着眉头又喊了两声：“天山！天山！我在干河子！”

话筒传出声音：“听到啦！李满满，我们大约一刻钟后赶到！”

路边的餐馆里。十几张大圆桌上冷盘、啤等等已摆好。

一个叫“外交官”的挺帅的小伙子正摆着筷子和刀叉，他见李满满进来，忙问：“到了？”

李满满：“快了。你到路边看着点。”说完扭头向厨房喊道，“老板，炒菜！”

火苗猛窜，几个炒瓢顿时油烟缭绕。

四五个维吾尔族伙计一边川流不息地上着菜，一边吆喝着给李满满听：“羊羔子肉，吃一块，满嘴香！”“白天鹅一样的大母鸡，比（北）京香（上）海都没有！”

外交官把最后一筐水果搬到路边，望着缓缓驶来的车队。

熙熙攘攘的人群——有戴花帽的维吾尔族姑娘，戴白帽的回族老乡，还有骑在马上打着手遮观望的哈萨克牧人——纷纷挤在公路两旁，看着这支奇特的车队。

打头的是一辆指挥车。大白天还亮着灯：它告诉迎面来的车，它的后面是一支长长的车队。

这辆车里坐着两个外国人。开车的是一个40多岁的削瘦男子，毫无表情的脸上，一双鹰隼般的眼睛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精明而严厉的人。他叫阿兰·德·弗朗索瓦。另一个是50出头的胖子，用手抚摸着躺在他怀里的一只小猫，幽默而热情的眼睛看着窗外的人群，不时地点点头，仿佛这些人是夹道欢迎他的。他叫让·马里·考夫曼。

指挥车的后面是载着推土机、大木箱和各种设备器材的大型卡车——曼卡、猫儿车、钻机车、仪器车、油罐车、发电机车、载人的大轿车以及望不到尽头的火车车厢般的野外营房车。这些崭新的清一色苹果绿的车辆象接受检阅的战车一般，庄严地雄伟地从人们眼前隆隆驶过。

“乖乖！会不会在北面沙窝里发射火箭？”

“快看，外国人都来了！”

外交官向指挥车挥了两下手：“停车！停车！”

弗朗索瓦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往前开去。

“哎——”外交官惊愕地说不出话，举在空中的手半天

才放下。

李满满几个大步跑到车前，站到路当中伸臂拦车：“停车！快停下！”

弗朗索瓦眉棱拧起，露出不满的神色。他按了按喇叭，车径直向李满满驶来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

李满满刚一闪身，指挥车擦肩而过。

考夫曼看着李满满，把手指往前轻轻一扬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两个字：“继——续。”

载人的大轿车开过来了。

外交官焦急地望了眼买好堆在路边的西瓜、哈密瓜和一筐筐的苹果、梨、突然灵机一动，对围观的老乡说：“大家帮个忙，往车上扔！”

天空飞驰着果弹梨雨……

地上滚动着碧球泥丸……

一只手拍了下李满满的肩，李满满回头一看，是餐馆的伙计。

伙计：“16个菜哈玛斯（全部）摆好咧！”

李满满怒从心头起，他举起一个西瓜，狠狠地朝正从他面前经过的一辆车的车轮砸去，骂道：“妈的，这些老外！”

随着炸开的瓜瓢，飞溅的瓜汤，急速推出片名：

这些老外

车队继续行进。

叠印演职员表。

1 野外新建的营地 上午

营房车围成一大一小两个院子，分别住着双方人员。

大院里，工人们有的用电表测量电缆，有的在检查排列组合线，有的在捆绑着测量木桩，有的在擦洗设备，一片忙碌景象。

架在一节营房车上的喇叭传出男播音员宏厚庄重的声音：“为了加快新疆石油勘探的速度，我国从法国 CGG 公司雇请了 5 个石油勘探队，在准噶尔盆地进行为期 3 年的石油地震勘探。克拉玛依石油总公司抽调了一个金牌队、4 个模范队配合施工。这些队近日将到达各自的工区……”

外交官掀开空气钻机上一个部件的盖子，好奇地看着，琢磨着。

弗朗索瓦大步走过去，挥手叫外交官走开。

考夫曼、克里木和陶翻译一边从小院往大院走，一边交谈着。

考夫曼讲了句法语。

陶翻译对克里木说：“考夫曼队长说，明天开工。”

克里木一怔：“明天？……考夫曼先生，很多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，特别是测量组的线都没有定。我们以往是准备一周左右才能开工。”

陶翻译译成法语。

考夫曼听完之后笑了笑，继续用法语讲着。

陶翻译：“考夫曼队长说，现在应完成最主要的工作，其它的准备工作一边生产一边完成。至于测量组，现在就可以出工。”

2 停车场 中午

近 30 名司机集合在停车场上。有的倚靠在汽车大厢上，

有的坐在驾驶室的踏板上。

李满满分配着任务：“明明！你下午拉两罐水！”

一个叫明明的司机点了下头。

“胖子！你拉管理员去克拉玛依买菜，明天中午返回！”

“好！”胖司机应道。

这时，弗朗索瓦和陶翻译向车场走来。

李满满分配完了任务，说：“大家都利索些！别叫法国人挑毛病！”

司机们纷纷上了车，有的车已启动。

陶翻译走过来对李满满说：“满满，监督员让把车都停下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满满问道，他扭过头不高兴地朝司机们挥了两下手，“停下！先停下！”

司机们熄了火，伸出头观望着。

弗朗索瓦朝陶翻译点了下头。

陶翻译：“监督员先生说，要对司机们进行考试！”

李满满奇怪地：“考试？考什么试！”

陶翻译：“对测量、爆炸、钻井、仪器等技术工人进行一次考核。”

李满满：“脱裤子放屁！”他横了弗朗索瓦一眼，对陶翻译说，“你告诉他，我们的司机都有执照，是中国交通部发的。”

陶翻译译给了弗朗索瓦。

弗朗索瓦冷冷地答了句法语。

陶翻译：“监督员说，这是法国队的制度。”

3 大沙山 下午

一辆皮卡姆绕着插在半山坡上的花杆冲了下来。山脚下，黑压压的一片车和人。

山顶上，陶翻译把花名册卷起来，塞进衣兜，掏出烟，递给弗朗索瓦一支。弗朗索瓦摇了下头，解下胸前挂着的望远镜，擦了把脸上的汗水，说：“下一个！”

陶翻译一怔，说：“考完了！”

弗朗索瓦瞥了下有划着“○”、有打着“×”的花名册说：“还有……李满满先生。”

“什么？李满满也要考？”一旁看热闹的郝汉惊讶地问道，他对陶翻译说，“你甩给他听，李满满是我们金牌队里的金牌，还考个锤子！”

外交官双手抱胸：“请他表演一下嘛，还差不多！”

弗朗索瓦用锋利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。

陶翻译陪着笑脸用法语对弗朗索瓦讲着。

字幕：李先生是优秀的司机组长，安全行驶60万公里，曾荣获我公司青年驾驶技术大赛第一名……

弗朗索瓦冷冷地打断了陶翻译的话。

字幕：任何人都一样

山脚下，步话机传出陶翻译的声音：“满满，没办法，就当一次练兵吧……”

李满满脸色有些难看，他往地下吐了口唾沫，慢慢站起身来。

考夫曼在机械师蒙克雷的陪同下来到山脚下。

刚上车的李满满斜视着他们。

考夫曼微笑着举了下手：“继续，继续。”

李满满用舌头舔了下嘴唇，一踩油门，车身跳动了一下，飞快地向上冲去。在半山腰，绕过第二根花杆后，他把车钥匙轻轻一拧，皮卡姆熄火了。

山上山下工人们惊讶的目光。

“完了，上不去了！”一司机忧虑地说道。

“棒儿——”弗朗索瓦厉声喝道，挥手让车退回去。

李满满嘴角掠过一丝冷笑，他启动了开关，轻柔地踩着油门，车轮在沙窝里又神奇地滚动了。

李满满用一只手摆弄着方向盘，车子绕过第三根花杆后，突然像憋足了劲，箭一般地射向山顶，径直向弗朗索瓦冲去。

弗朗索瓦睁大了眼睛，直挺挺地站在那儿。就在眼看要撞上他的一刹那，皮卡姆“吱”地一声刹住了。扬起的尘土扑了他一脸。

弗朗索瓦低头一看，车轮离地上放的那架望远镜只有几厘米。

弗朗索瓦用如锥的目光盯着把头微微伸出驾驶室望着他的李满满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李先生，您的……技术，这个——”他翘起了拇指。

山脚下。弗朗索瓦走到排在队伍中的李壮壮面前：“您——”做了个叫李壮壮出列的手势。

李壮壮朝前走了两步。

弗朗索瓦：“您——居（组）长。”

李壮壮惊愕地：“我当组长？”他转过头望了一眼李满

满，说，“那我哥哥……”

考夫曼：“朶朶（哥哥）？……”

陶翻译小声向考夫曼解释着。

考夫曼听后笑了一下，走到李壮壮跟前，拍了拍他的肩，说：“您——”用双手做出握方向盘的样子，“汽车的朶朶（哥哥）！”

李壮壮一脸苦相。

弗朗索瓦指着队列前面的大个子说：“您们，大车！”指着后面的小个子司机说，“您们，小车！”指着另外三个司机说，“您们，开除。”说完，一边发着行车卡片，一边喃喃地，“您，大车。您，大车……”

当发到李满满时，李满满斜视了他一眼，没有接。

弗朗索瓦抬起了锐利的目光：“先生，您，猫车！”

4 宿舍里 傍晚

李壮壮怯怯地对李满满说：“哥，组长……还是你……”

李满满：“怎么？怕我给你丢人！”

李壮壮：“我……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胖子插上了嘴：“你们哥俩别推了。壮壮，组长你当上，我们听你的。满满哥嘛，你还是我们的头儿，人民拥护你！”

5 大院里 傍晚

郝汉憋足了劲，猛一个挺举，把杠铃举过了头。

“好——”一圈年轻人给他鼓掌喝采。

“我来试试！”外交官走过去，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弯下腰抓住铃杆。

三斤眼睛一亮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叫道：“大家快看，外交官的裤子！”

大伙一看，顿时大笑起来。

外交官的裤裆全裂开了，露出了花裤衩。

外交官闻声往后一摸，也笑起来，他转身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下面开叉，这是今年的流行款式——通风，凉快！”

三斤：“你敢穿这裤子跟女的跳舞？”

外交官：“跳舞？戈壁滩上，你还是搂只黄羊或者野猪去跳吧！”

一工人：“真怪，法国队干嘛一个女的也不配？”

又一工人：“怕出事呗！”

外交官：“这生活中没有女性，就好像……炒菜没放油！”

三斤：“妙！”

外交官：“现在一切都讲改革嘛！”他压低了嗓门，“下次我到公司，得办办外交。”

三斤：“要上几个鹅蛋蛋！”

外交官：“鹅蛋蛋？”

三斤：“亏你是外交官！鹅蛋蛋就是说那姑娘的脸像天鹅下的蛋，圆圆的，光光的，滑溜溜的……”

考夫曼嘴里叼着烟斗从小院遛达到大院，看李壮壮为蒙克雷理发。

蒙克雷见是队长，连忙起身。

“继续，继续！”考夫曼忙做了个让他坐下的手势。

李壮壮问：“队长先生，理发吗？”

考夫曼：“谢谢，不。”

说话间，蒙克雷的头理完了。李壮壮抖着沾满发屑的一块大红布。

6 小院里 傍晚

大红布此刻提在考夫曼手里，他猫腰叉腿，眼睛里闪烁着快活的亮光，像个调皮的孩童，一改他往日的那种持重和老练。

一个手指在录音机的键盘上按了一下，响起了热烈奔放、节奏感十分强烈的《西班牙斗牛士》乐曲。

考夫曼的对面，是弗朗索瓦。他也猫着腰，眼睛瞪得像牛一样圆。

这是队长先生和监督员先生在“斗牛”。

随着乐曲，考夫曼晃动着红布，嘴里打出一声啸音。

弗朗索瓦一声吼叫，犹如一头发疯的公牛向红布冲去。

考夫曼灵巧地一闪，“公牛”扑了个空。

弗朗索瓦两手伸在前作牛角状，又大嚎一声，向红布冲跃过来。

考夫曼倒退着，被一块石头差点绊倒。

弗朗索瓦汗流夹背，喘着粗气，围着院子追逐着考夫曼。

外交官、三斤、郝汉等一群工人闻声赶来，大喊大叫，为之助威。

李满满也放下了提着的水桶，在一旁冷漠地看着。

弗朗索瓦猛一个鱼跃，一头钻进了红布。他顶着红布从考夫曼腋下穿过，径直往前冲去，终于撞在了一片黑乎乎的东西上。

(镜头拉开) 这一片黑乎乎的东西是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。

在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中，弗朗索瓦揭开了头上的红布，他惊异地瞪大了眼睛：眼前竟是一个姑娘，怀里抱个提包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姑娘道歉：“请……原谅，小……姐！”

那姑娘挂着快活的笑容，落落大方而又随便地说：“没关系！您太好玩了！”

“那是谁呀？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小院另一头，小伙子们互相问着，议论着。

李满满望着那姑娘，忽然，他眼睛里射出惊喜的光芒。

这时，我们看清了那姑娘穿着一件洁白的连衣裙。那裙子十分合体地裹着她的腰肢，勾画出匀称鲜明的曲线。柔软的长发从右肩瀑布般倾泻在胸前。泉水般清澈明净的眼睛，在晚霞的映照下闪烁着青春的活泼的迷人的光彩。在这个“和尚”队的成员们看来，无疑是从海市蜃楼飘落下来的仙女。

三斤用肩碰了碰外交官：“眼睛发直了？啧，还真是个鹅蛋蛋！”

外交官扭头问三斤：“她是干啥的？”

三斤：“快看——”

亚当走到姑娘跟前，颇有风度地把头一点：“小姐，您好！”

姑娘嫣然一笑：“您好！”

亚当：“您是……记者？”

姑娘：“不，来这儿工作的。”

亚当两手一扬：“好极了！我们就算认识了！我叫亚

当，马赛尔·亚当。”

姑娘：“我叫羊一兰，大家都喊我羊子。”

亚当：“啊，羊——子！好听极啦！我们交个朋友？”
他伸出了手。

羊子咯咯地笑起来：“你们法国人也是见面熟。我想您不会吃人吧！”她伸出洁白的小手，拍了下亚当的手掌。

李满满眉峰蹙起。

7 队部门口 傍晚

陶翻译陪三位姑娘与队长见面。

克里木问一位维吾尔族姑娘：“你就是帕丽莎大夫？”
姑娘甜甜地一笑。

一个又高又胖的姑娘上前一步：“测量工李冬梅！”

克里木与她们一一握手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帕丽莎：“队长，听说法国队不欢迎女同志。是吗？”

克里木笑道：“哪里的话！你们来了，那些和尚们再也不敢穿开裆裤了！”他打量了下冬梅，“你这块头，连法国人也害怕！”

冬梅不无自豪地：“我是百里挑一！”

克里木：“测量组在6号营房，医务所在10号，你们先休息一下。”

“再见！”两位姑娘走了。

克里木对羊子说：“你是学外语的，这实习期间，我想委屈委屈你，到餐厅当招待，与专家们多接触一下。”

羊子：“好的！”

陶翻译对羊子说：“我领你去找满满。”

克里木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羊子。

陶翻译笑着对克里木说：“她是李满满的……”

羊子：“我们高中同学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”

克里木恍然大悟：“怪不得你非要来我们队。”

8 西餐厨房 傍晚

三斤走进厨房，朝正在切肉的老班长叫了声：“二爷！”

老班长回过头：“浑小子，叫太爷！”

三斤眼睛四处瞟着，嘻皮笑脸地：“太爷就太爷。我说老爷子，法国人对你的饭还挺满意！”

老班长：“托你的福！……”

三斤见一个托盘里有只吃残的鸡，说：“这鸡屁股真肥，怎没人吃！”说着抓起来就咬了一大口。

老班长回头瞪了他一眼：“没脸没皮……”

9 宿舍 夜

羊子和李满满并排坐在床上。

羊子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噗嗤一笑：“真可笑，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宿舍的姑娘说，她们最盼过节，三八节呀，五四节呀……”

李满满：“……”

羊子：“你常寄去哈密瓜干和葡萄干，大伙都抢着吃，真甜哪！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枕边拿过一本书，突然惊喜地问道，“你也在学法语？”

李满满：“学上几句，好对付他们！”

羊子：“哟，气还不小呢！”

李满满：“说实话，你该留在翻译室或管理部，这儿不是你们女人呆的地方！”

羊子笑道：“你也这么想？”

李满满：“这帮家伙，见了女人……再说，他们有啥本事！”

羊子：“你也别这样瞧不起人家。据我所知，这家勘探公司在世界上蛮有名气，在非洲、美洲和海洋上发现过几十个油田。咱们公司引进的那架2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也是这个公司制造的……”

李满满：“没想到，学了几年洋话，你也成了半个假洋鬼子了！”

羊子忽地从书里抽出块雪青色手帕，调皮地问：“那你干嘛天天还想着那半个洋鬼子！”

李满满：“……”

羊子轻轻摊开手帕，手帕中央绣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羊。她抬起头来，含情脉脉地望着李满满。

李满满从一个纸箱里拿出几听罐头和几瓶酒放在桌上。

羊子：“还没吃饭？”

李满满：“几个朋友被法国人炒了鱿鱼，给他们送送行。”

羊子慢慢起身欲走。

李满满：“你也在这……”

羊子微微一笑：“你多安慰他们几句。”——她刚走了两步，转过身来，望着李满满的眼睛，亲昵地说，“沙山那边有片红柳，花开得真美！明晚9点，我在那儿等你！”

李满满点了下头。